

《神圣的暴力》

司布真讲道第 252 号
1859年5月15日，安息日早晨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太11：12）

当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的时候，拥挤在他身边的人群变得极其暴力，为的是要挨近他，听他的声音。

当我们的救主传道的时候，相似的情形通常也会发生。我们看到群众极其人多，超过任何以往的时候。当他一路走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似乎把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小镇，每一条村庄都吸干了。而且这些人和我们这些一般的上教会的人不一样——我们这些人如果可以，是满足于听讲，如果可能却更满足于保持现状不去听讲，——他们是极其热心，无论怎样都要靠近，以便可以听见。他们要听救主说话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他们拥挤着他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结果互相践踏。人群变得如此暴力，为要接近他这个人，结果一些弱小的人被推倒，被踩踏。在这里，我们的救主看着所有这些他身边的人努力着要靠近他，说道：“这正是那些要得救的人在灵里所做的事的景象”。基督说：“当你们拥挤着，在我身边挤成一团，用手臂和肘子互相推撞，为要靠近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就是你们要得救而要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他给自己描绘了一个画面，一群的人盼望接近永活的救主。他看见他们挤在一起，拥挤，结成人群，推撞，互相践踏，焦虑渴望要到他这里来。他警告他的听众，除非他们在心里有这样的热切，否则他们永远不能到达他那里，以致得救；但如果他们有这热切，他们肯定要得救。**“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有人会说：“但你是不是想要我们这样理解，如果一个人要得救，他就必须要使用暴力，狂暴的热心，为了获得拯救？”最肯定是这样，这是这节经文的教训。有人说：“但是我还以为这完全是神的工作呢。”确实如此，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但是当神在人心里动了工作，神在我们里面动工的立刻效果就是让我们去动工；当神的灵真正和我们争战的时候，我们也要开始争战。这只是一种验证，通过它我们可以分辨哪些人是已经领受了神的灵，哪些人是没有得到的。那些在真理里领受了圣灵的人是狂暴的人。他们有一种暴力的焦虑为了要得到拯救，他们暴力地争战，为的是要进窄门。他们很清楚尝试要进去是不够的，因为许多的人要尝试进入，但不能进去，所以他们用力量，全力争取。

今天早上我首先要使你们留心看这些努力的人，看着他们。第二，我们要看他们的举止，是什么使得他们如此暴力？他们如此激烈的努力是有理由的吗？我们接着要为这个事实而欢喜，就是他们肯定要在他们的暴力里获得成功。然后我要依靠神的圣灵的帮助，努力去激发你们的心，要获得这神圣的暴力，没有了它，天上的大门就要在你们眼前关上，你们就永远不能进入乐园的珍珠门。

那么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些努力的人。要明白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是被神的恩典所造的人。他们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但在他们里面已经有了恩典秘密的动工，然后他们变成了暴力的人。看看这些暴力的人，他们是如此暴力地热心，要得拯救。当他们上到神的家里来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他们；他们没有打哈欠的，没有懒洋洋，没有漫不经心的，不会以为他们只要坐在那里，够了通常拨给对神的敬拜的那一个半小时，他们就做了足够的事情。不，他们用他们的两个耳朵听，他们用他们的两个眼睛看，

在整个聚会期间他们有着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可以找到基督。当他们上到祷告之家的时候，去见见他们，问他们为什么要上那里去。他们是立时非常清楚他们要找些什么。“我去那里要给我的灵魂找怜悯，找平安和安息；因为我对罪很焦急，我要找到救主；我希望在路上主要和我见面，所以我准备自己躺在毕士大的池子旁边，希望圣灵可以搅动池子，帮我跨进去。”你发现这些人不像大多数的现代听众一样，喜欢批评，要不然就漫不经心。不，他们都很清醒，要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可以得到，可以给他们疲倦的灵作膏药，给他们忧伤的心作强心剂的。留意这些暴力的人回家以后是怎么样的。他们回到他们的房间里，他们开始祷告；不是那种你们当中一些人习惯的，介乎睡着和清醒之间的祷告，不是那种睡意沉沉，永远不能穿透你们卧室屋顶的祈求；但他们双膝跪下，用一种神圣的焦虑，他们开始呼喊：“主，救我，要不我就灭亡了，哦主，救我；我快要死了，主，我恳求你，伸出你的手，救我可怜的灵魂，脱离那现在正缠绕着我的灵的灭亡。”看他们祷告以后是怎样的，他们怎样翻开神的话语。他们不是读章节，仿佛只要看看文字就足够了，但是他们看，好像以撒华兹在他的赞美诗里唱的那样——“主，请你拯救一个发抖的罪人，他的指望，依然环绕在你话语的周围，请光照里面一些甘甜的应许，打消绝望的肯定确据。”

他们又屈膝跪下了。“哦主，求你通过你的话语向我的心说话！主，帮助我抓住应许，使我能够抓住它！哦，不要让我的灵魂因为缺乏你的帮助和你的恩典而灭亡。”然后看看这些神已经真正使得他们热心要得拯救的努力的人。你看不到他们把他们的敬拜留在他们的密室里，或他们祷告的地方。无论他们去哪里，他们身上总有一种庄严的热切，是世人不能明白的。他们在追寻耶稣，直到他们找着他，否则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歇息。他们夜里被梦打扰，他们的白天因着与祝福分离而变得伤心——没有了这祝福他们不能活，没有了这祝福他们不敢死。

我的听众，你是否曾经是这些努力的人中的一员，又或者你现在是这样的人？如果这神圣的暴力是在你的灵里的，那么感谢神，你要用大力得着天堂，你要狂风般攻陷它，用你祷告的大炮敲击天国的大门。唯有不懈坚持；继续恳求，继续摔跤，继续争战，你要最终得胜。

但是啊！我的听众，如果你从来就没有过一种强烈的不可征服的对你灵魂的焦虑，你就依然不晓得神的事情。你就不理解这得胜的暴力，没有了它天上的大门就永远不能被冲开。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回头去看我们在寻求基督的那日子。那时候我自己可以在早上很容易就醒来。进入我房间的第一线阳光要把我唤醒，去拿起放在我枕头底下的巴克斯特的《对未归信之人的呼吁》。我相信我悔改得还不够，我开始去读这本书。

哦！我多么希望这可以破碎我的心。接着我会拿起杜里奇的《人心中信仰的崛起与进步》，爱伦的《警告》来读。但是我依然认为，我可以一直读到今天，却没有一丝的改善，要不是我有了一些比警告更好的东西，记起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要拯救任何愿意把自己投身在他的血和义之上，按他所说的接受他，信靠神的罪人。你岂不是看见许多人——我们当中岂不是有许多人——他们岂不是说：“我一定要得到怜悯，我一定要得到它，这不是我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东西，如果我没有它，我就是一个丧失的人”？当他们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参孙，他们抓住天堂怜悯之门的两个门柱，他们扯拉，好像如果得不到祝福，就马上要把它们连着永远的根基拔起。他们撞击着天堂的大门，仿佛要撞开这金锁，而不愿被推走开。直到人得到如此热切要得拯救的激情，否则没有人可以得到平安，除非基督向他的心说赦免，把他带进生命和自由，否则他不能找到平安。“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但这种暴力不因着人找到基督而停止；这时它用另外一种方式行出来。那得到赦免，并自己知道这一点的人，就强烈地爱上了基督。他不是只是爱他一点点，他而是

尽心，尽力爱他。他感觉到他希望为基督而死，他的心渴望可以和他的救赎主单独相处，不受打扰地服事他。留心看这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人，留心他的祷告，你就会发现当他为人的灵魂恳求的时候，在他一切的求告中有着一种暴力。留心他外表的行为，它们是暴力般地真诚，暴力般地热切。当他传道的时候，留心看他，没有在单调的论述中冒出来的懒洋洋，使人昏睡的说话，他说话就像一个说话算数一样，就像一个一定要把话说出来，否则如果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的人一样。

当我看身边许多的教会，是的，当我看我自己教会许多的成员的时候，我很容易就担心他们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种神圣的暴力。你们有没有看过库理奇所写的《古代航海家》？我敢说你们一定以为这肯定是从从来没有过的最狂野的想象之一，特别是在那一部分里，古老的航海家讲述一切死了的人的尸首都站起来了一一所有的人都是死的，然而却起来开船；死人拉绳，死人掌舵，死人扬帆。我想这念头是多么奇怪。但是你们知道吗，我活着看到这是真的一一我看到它真实实现了。

我去过一些教会，我看见一个死人在讲坛上，一个死人作执事，一个死人在门口拿着牌子，死人坐着听讲。你们会说：“奇怪。”但我是见过的。

我去过一些社团，我见过这些事情是如此有规律地发生。你们知道，这些死人从来不会越过谨慎的界限一一他们不会，他们没有足够的生命这样做。他们总是有次序地拉着绳，“好像起初一样，好像现在一样，好像将来一样，世界没有尽头，阿们。”

那在讲坛上的死人，他岂不是最有规律，最精确的吗？他有系统地从口袋里取出手绢，在固定的时候，在布道的中间使用它。他不会去想违反他那老派的教会立下的一丝一毫的规定。嗯，我见过这些教会一一我晓得在哪里可以指出它们一一我见过死人做全部的事情。有人会说：“不，你不是这个意思吧？”是的，我是这个意思，这些人在灵里是死的。我见过牧师在布道，没有一丝的生命，说它新鲜，就像鱼被包在冰里新鲜一样。我见过人坐着，他们听着，就像是一群雕像一一被雕刻的大理石可以和他们一样被讲道感动。我见过执事有次序地办理他们的的事情，他们就像自动装置一样精确，根本不是有心，有灵魂的人。你们想神会祝福这样的教会吗？我们用一队的死人，可以得着天国吗？决不可以！我们要活的牧师，活的听众，活的执事，活的长老，除非我们有这种在心里正正有火在燃烧，有生命的舌头，有生命眼睛，有生命的灵魂的人，我们就永远不能看见天国被狂暴攻下。“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常常那些在他们为了事奉神而尝试去做的任何事情上都看不到有祝福降临的人会抱怨，他们表示奇怪，有人会说：“**我当了几年的主日学老师，我从来没也见过任何我的女孩子或男孩子归信。**”是的，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你对这事不强暴努力；你从来没有被圣灵催逼去下决心，让他们一定要归信，没有一块石头不被翻转，自到他们归信为止。你从来没有被圣灵带领进入这样的热心，使你可以说：“**除非神祝福我，否则我就不能活。除非我见到这些孩子里头有一些人得救，我就不能生存。**”然后跪下，热切祷告，用同样的热切之情向天上交出你的信靠，你就永远不会失望的，因为，“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在福音里的弟兄，你也是这样，你惊奇，疑惑，为什么看不到人得到重生。你曾经盼望这事发生吗？嗨，你讲道就像一个不相信自己的话的人一样。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可能带着善意的偏见论到你说：“**我们的牧师是一个可爱的好人。**”但那来你的聚会的没有顾忌的年轻人说：“**这人期望我会相信吗？他只是**在讲一个枯燥的故事，我看见他用沉闷和死气沉沉的程式的单调来把聚会带过一次，**这就要使我相信吗？”**

哦我的弟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需要的是暴力，不是互相对付的暴力，而是抗争死亡，地狱，抗争其他人的心硬，抗争我们自己睡意沉沉的暴力。在马丁路德的年代

，确实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整个信仰的世界非常清醒，现在我担心它的大部分是在沉睡。无论你去到哪里，我们的教会已经变成了古老牢靠的事业。它们不关心去扩张自己。我们一定要有新鲜的血液，不，我们一定要有从天而降的新的火焰落在祭物上，否则就像巴力的祭司，他可以切，砍我们的身体，干扰我们的心思去想虚妄的事情；那会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祭物要在祭坛上烧不起来，世人要说我们的神不是活神，或肯定我们不是他的子民，**“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这样说来，强暴努力的人就是那些用暴力得着天国的人了。

现在，把这些暴力的人带前来，让我们问问他们要做什么。当一个人非常热心的时候，他应当预备着给他的热心举出一个理由。“先生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为什么要这般热切呢？你们看来热情得要沸腾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这么激动的吗？”听听他们怎么讲，他们很快会说服你，他们一切的热情和争着努力进入天国，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可怜的罪人努力进入天国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天生下来的权利可以得着天国；因此如果他们根本上要得着它，他们就必须要用暴力。当一个人属于上议院，晓得他在其中得着一个位置是因为规定的权利和名分，他就不会在选举的时候劳动自己。但是另外一个人，他说道：“嗯，我想要在下议院得着一个席位，但没有绝对的权利可以得到这个席位。如果我要得到，这一定要靠拼命的努力。”你岂看不出来在选举日他是多么忙碌吗？马车是如何到处飞来飞去；他的支持者是多么热心，好让他居投票的首位，赢得选举！他说：“对此我没有绝对的权利；如果我有，我就轻轻松松拿过来，在合适的时候走到我的位子上。”但是他现在努力劳动，争战和摔跤，因为不这样做他就不会指望会赢。现在看看那些得救的人；他们没有权利得到他们在寻求的产业。他们是怎样的人？罪人，罪魁；他们自己看自己是恶人中最污秽的。如果他们要进天国，他们就必须用暴力得着，因为凭出身或血统继承，他们是没有权利得到天国的。他们还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的穷人。拉比站在门口，他说：“你不能进这里；这不是穷人进来的地方。”他说：“但是我要进来。”把拉比推在一旁，他用暴力得着了。还有，他们曾经还是外邦人；犹太人站在门口说：“退后，你们这些外邦人的狗，你们不能够近来。”如果这些人要得救，他们就必须要用极大的暴力得着天国，因为他们没有权利可夸。

啊我的同胞，如果你们坐下，翘起双手，说道：“我是这么好，我有权上天堂。”你要受何等大的欺骗呢。但如果神使得你清楚看到你丧失，败坏和有祸的光景，如果他已经把他使人苏醒的灵放在你里面，你就要用一种大胆和不顾一切的暴力让自己挤入天国。神的灵不会让你在敌人面前卑躬，或在压倒人的危机面前灰心；他要驱使你去做不顾一切努力，使你可以得救。

再问一个这样的人，为什么他如此努力地祈祷；他回答说：“啊，我知道我得到的怜悯的价值。嗨，我在求赦免，求天堂，求永生，我岂是用几个哈欠和让人昏睡的祷告就可以得到的吗？我在求神让我可以穿上白衣，歌唱那永不止息的赞美之歌；难道你以为几个糟糕的恳求就足够了吗？不，我的神，如果你要让我等上一百年，在这长长的一个世纪里去叹息，呻吟和呼喊；是的，如果我最终可以得着天堂，我所有的祷告都是非常值得的；不，如果它们是一千倍，如果你最终要听我，它们就都是赏赐大大的。但是，”他又说道：“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我如此热心，让我告诉你，因为我不能忍受要永远丧失。”听听那热心的罪人是怎样说话的。你对他说：“为什么要这么热心？”他说话的时候，眼泪就要在他眼里，他的脸发红，全身都充满感情，“对神我愿意更加热心；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丧失的人，也许还有一个钟头不到，我就

要被关在地狱绝望的火焰中！哦，神，请怜悯我，因为如果你不怜悯，我的命运会是多么可怕。我要沉沦——永远沉沦！”

一旦让一个人知道地狱就在他的脚下，如果这不能使得他发热心，还有什么可以呢？怪不得当他知道他一定要逃脱，否则那吞灭人的火焰要把他抓住的时候，他就祷告不断，他的追求及其热切。现在设想一下，你是古时候的一位犹太人，一天当你在田间行走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在全力奔跑。“停下。”你说道：“停下，我亲爱的朋友，你会使你自已精疲力尽的。”他继续跑下去，跑下去，用尽全力。你跟着他跑。你说：“请停一下，休息休息；草很柔软，坐在这里轻松一下。瞧，我这里有些食物，和一瓶水；停下来，让你自己畅快畅快。”但是他没有向你问好，他说：“不，我必须跑开，跑开，跑开。”“为什么？”你说道。他跑在前头如此远，你用尽全力跑在他后面，几乎不能让他转过头来，他大声说：“**逃城！逃城！那报仇杀人的在我后面。**”现在，你肯定不会奇怪他用尽全力奔跑了。当杀人者追着他，你就很能理解他是绝不会停下片刻，直到他找到那逃城为止的。所以，让一个人知道魔鬼在他后面，神报应的律法在追着他，谁能使他停下来呢？谁会努力让他继续奔跑，直到他进入基督这逃城里面，发觉他是安全的呢？这要使得一个人确实热切恐惧那将来的忿怒，努力逃离。

每一个要得安全的人都必须要热心，要对此充满暴力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太多的敌人在与我们作对了，如果我们不强暴，我们就永远不能战胜他们。你还记得约翰本仁所写的《**天路历程**》里的那个美丽的寓言吗？“我还看见解释者又牵着他的手，把他领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那儿有一座又美丽又雄伟的宫殿；基督徒看见了大为高兴。他还看见有些人穿着黄金一般的衣服在那上面走来走去。这时候基督徒说：‘我们可以到那边去吗？’于是解释者领着他向宫殿的大门走过去；啊，原来早有一大群人站在门口，都想进去但是又不敢进去。离门口不远，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桌上放着一本书和一只角制的墨水瓶，用来登记要进门去的人的名字；他还看见在门里面站着好些顶盔贯甲的人在门旁把守着，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要毫不留情地伤害那想要进门去的人。这时候基督徒的确感到惊奇。最后，当所有的人由于害怕那些穿戴盔甲的人而掉头跑开的时候，基督徒看见一个态度非常坚决的人走到登记人员那儿说，请写下我的名字，先生。登记手续办好之后，他看见那个人拔出利剑，戴上头盔，朝着门向那些穿戴盔甲的人猛冲过去，他们拼命围攻他；但是那个人毫不气馁，狠命地乱刺乱砍。直到他自己受了伤，同时也伤了好几个拦阻他进去的人之后（太11：12，徒14：22），他在那些人中间杀出一条路来，闯进宫殿里去了。这时候里面响起一片欢欣的声音，就是那些在宫殿顶上走来走去的人也欢呼起来了，他们喊说——‘快进门，进门来，你将赢得永远的荣名。’他就这样进去了，并且穿上像他们一样的衣服。”

肯定的是作这梦的人在他的梦中看到了真理。这的确是如此。如果我们要赢得永远的荣耀，我们就必须要战斗。

“如果我们要作王，我们肯定就要战斗；主，加增我们的勇气。”

你里面有敌人，外面有敌人，下面有敌人，四周都有敌人——世界，肉体 and 魔鬼；如果神的灵已经使你活过来，他就使得你已经成为了一名战士，你就永远不能收剑入鞘，直到你取得胜利为止。那要得救的人一定要是暴力的，这是因为他要面对的拦阻的缘故。

但是你仍然谴责这个人，说他是狂热的，疯狂的吗？那么神亲自前来给他受人蔑视的仆人申冤。要知道这是那记号，是神真正的儿子和那口头承认相信的私子之间分别的标记。那些不是神的儿女的人是不认真，跌倒的，心里冰冷的人。但那些在真诚和真理里属神的人，是燃烧的光，也是闪耀的光。他们是天幕上耀眼的群星，神燃烧

的众星。在这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当中，神最憎恶的是那既不冷也不热的人。没有信仰要比有一点点信仰还好——一点也没有，作信仰的仇敌，这要比有足够多的信仰，使你受人尊敬，但又不足以使你火热还好。神对今日的信仰要说些什么呢？**“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神恨恶一切事物的不冷不热，然而这是今天一切事情当中主流的标志。

循道派的时候，怀特腓和卫斯理的时候，的确是如火一般，有着神圣的暴力和热情的时候。但我们已经渐渐冷淡下来，现在进入了一种使人高兴的一贯性，尽管这里那里还有一些基督教信仰旧有的不顾一切的精神的一点点的爆发，然而就绝大部分来说，这世界已经催眠了教会，她已经几乎是到了最沉睡的地步；她的极大多数的教训，她的宗教社团的极大多数作为，是完全的梦游。这不是那些睁开眼行走之人的完全清醒的热情。他们在睡觉中行走；他们走得也是非常敏捷，他们走得很好，**“修正他们的道路。”**但在他们所做的事情当中，几乎没有神的生命，几乎没有来自神的成功伴随着他们的作为，因为对神的国的事情，他们并不强暴努力。

在尽力遮挡强暴努力的人免于严酷的批评之后，我现在要邀请你们思想片刻，就是努力的人总是成功的。你们以为自己要躺在一张羽绒床上被抬着上天堂吗？你们在头脑里是不是有一种观念，以为通往乐园的路尽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地，安静的水泊和青草地，在不时鼓励你前进呢？你们可要把这骗人的幻想从你们的头脑里清除出去。通往天堂的道路是上山和下山的路；带着困难上山，带着试炼下山。它经过火，经过水，经过洪水，经过火焰，路上有狮子，有豹子。正正经过龙的口，这是通往乐园的道路。但是那发现这路是这样的人，那孤注一掷靠着神的力量决心走这条道路的人——不，不是那决心，仿佛除了下决心以外什么也不能做的人，而是那觉得好像身后有一股旋风，而被驱使走上这条正路的人，这人永远，永远不会不成功。神在何处赐下为了得救的狂暴努力的焦虑，他就不会令它失望。从来没有一个狂暴努力呼喊这事的人会失望。从造物的起头直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被抬举升到神宝座前的努力和热切的祷告是得不到回应的。

人啊，上前，带着强烈的信心，如果你热切上前，你就必要成功。神宁可背乎自己，也不会回绝一个热切的人的请求。我们的神宁可不再是**“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也不会不再去祝福那用信心和祷告的暴力寻求天国大门的人。哦，请思想，上面所有的圣徒都曾经被神的恩典带领去拼命摔跤，就和我们现在与罪，怀疑和惧怕苦苦争战一样。他们通往荣耀的道路并不平坦。他们要在刀尖的逼迫下，在所走的每一步上争战。你们也必要如此——肯定神要加给你们力量这样做，所以肯定你们必要得胜。只有努力的人才能得救，所有努力的人都得拯救。当神令到一个人为了得救而变得暴力，这人就不能灭亡。天国大门被摘下，人所争战要得的赏赐也不会被夺去。

直到这里我要结束了，因为我发现，在今天早上我最需要它的时候，我的声音不行了。我不得不突然结束，以热切激动你们每一位用暴力追求天国来结尾。

在这一大群人当中，肯定有一些类型的人，我是要来描述一番的。这里有一位仁兄说：“我不晓得在我的人生里我做错了多大的事情；我和在生的每一个人一样是一个正常的人。我岂不是固定去敬拜的地方吗？我相信我很肯定是得救的。但对此我不太操心，这从来没有特别让我不安。”——这人说：“我不喜欢信仰那侵犯人的手，它看来总是在指点着每一个人的道路。我想人应当去做礼拜的地方，这是很应当的，但为什么还要更多的麻烦呢？我只相信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好——我是一个坚定，不装假的那种人，我没有理由去怀疑我是否得救。”

啊，朋友，你是不是从来没见过天国的大门？很明显你从来没有见过，否则你就会知道得更清楚；因为在天国的大门前人群在争战，天国的大门前挤满了人，那要进

去的必须要往前挤，用手肘推，推着，否则他就要到一边去，肯定自己永远不能进去。不！你那轻松的信仰是太迟了，不能把你带进去。它也许可以带你走十里路中的九里地；但除非一个人被带领走完全程，否则他就必定要灭亡，那么这还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听从一个有着外表的端正的福音事奉的意见，它可以和你走好一段路，但如果你缺乏那强烈呼喊，恳求的内在见证的话，在神的审判台前它对你来说是完全靠不住的。

不！轻松的信仰是通往地狱的，因为它不是通往天堂的路。由得你自己的心，你就不要盼望从它里面会有什么好果子会结出来，正如一位农夫不管他的田地，就不要期待有收成一样。如果这就是你的信仰，它就是虚妄徒然的。

另外一个人喊着说：“啊，但我是一种很不同的情形。我是一个如此可恶的罪人，先生，我知道我因此是永远不会得救的，这有什么用呢？我现在再也不想了，除非是带着完全的绝望。我岂不是一直违抗神吗？他会赦免我吗？不，不；不要鼓励我去尝试。我宁可在我还在这里的时候尽情享乐，因为我觉得我永远不能享受那将来的天堂的喜乐了。”停下朋友，“**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如果主已经让你知道你全然的罪恶，那就上前尝试，要说——“如果我上前，我只能灭亡，我定意要尝试，因为我再停着不动，我知道我必死亡。”

回家，回到你的密室中，双膝跪下，把你的信靠唯独交给基督，我的朋友，如果主不施加怜悯给你，他就不是我们向你传讲的那一位神，他就是没有兑现他信实的应许；你不能，你不会寻求而得不着。但是留心，你不可以为你寻求一次就足够了；继续寻求。如果神把他的灵赐给了你，你就要继续——你就永远不会放弃祷告，直到你得到答应为止。

哦！我的朋友，如果神今天给了你追求他的爱的心；如果他令你说道：“**我永远也不放弃，如果我真得要灭亡，我要在十字架的跟前灭亡。**”你就不会灭亡，正如天使在乐园里不会灭亡一样。要欢喜鼓舞，一次又一次使用暴力，你就要用强力得着。

那么，如果我们已经尝过主的宝贵，那么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去以后，定意比以前更热心爱他。我从来没有试过离开讲坛而不对自己感到羞愧的。我记不得有哪一次，我可以回家，不是充满了羞愧，因着自我责备而心情沉重的，因为我没有做到更加热心。我很少因为自己用了一个不雅的词，或因着类似的事情而责备自己，我责备自己是因为对拯救人不够热心。

当我坐下，我开始想，这浩大的人流被席卷归向永恒的海湾——往天堂或地狱里去，我惊奇，当我还在这里的时候，我怎么可以不在流泪。为什么我找不到火红炽热燃烧的话语来对你们说话。在这件事情上，有时候我会挑别人的错，但更多的是针对我自己。

哦！一个人怎么可以是神的使者，但在这件工作上却和我们许多人一样，有着一颗如此刚硬，没有感觉的心？

哦！我们怎么可以像现在一样，如此平静地讲着生和死，天堂和地狱，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和他被人藐视的福音的故事？不要因着他的激动或狂热而谴责牧师，而要因着他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一半热情而对他加以谴责。

哦！我的神！我恳求你用灵魂的价值来深深感动我，也用我的听众他们自己灵魂的价值来深深感动他们。

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今天岂不是火速地奔向灭亡吗？你们的良心告诉你们，你们许多人是神的仇敌，这岂不是事实吗？你们没有基督，你们从来没有在他的血里被洗净；从来没有被赦免。

哦！我的听众，如果你们继续现在这个样子，日头再升起几次，然后你的日头就要永远落下。你们只能再多浪费几个礼拜日，你们只能再多听几篇布道，地狱的深坑

就要张开它的大口，然后你在哪里呢？不过再多几天，天将要裂开，基督要来审判世界，罪人，你在哪里呢？

哦！我指着永生的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恳求你想想自己的光景；为你的罪悔改；转向神。

哦！神的灵，我求你现在就把罪人的心转回，转回。要记得，如果你现在悔改，如果你现在认你的罪，基督是传给你的。他来这个世界，为要拯救罪人。

哦！相信他！把你自己投靠在他的十字架前；信靠他的血；依靠他的义——
“如果你的耳拒绝他恩典的话语，心如顽固的犹太人，那不信的族类，越发刚硬；主在怒气中，举起手发誓，‘你那轻看我应许之地的人，必要在那里无分。’”

哦！如果我有怀特腓的口才，或天使长的口，如果我可以像一位天使般说话，我要把我的心倾倒在你们面前，恳求你们站在基督的地位上，使自己与神和好。我必定很快在神的伟大审判台前见你们的面，你们的血要落在我的门上吗？你们要灭亡，我也要因着不忠心，也和你们一道灭亡吗？愿神禁止这事！现在，愿他——“**让你看见你丧失的光景，在太迟之前拯救你，让你苏醒，成为义。**”

愿主因耶稣的缘故怜悯你们众人！